

江南
字述

折柳赠燕 邀雨寄月

春

柔枝藏风骨 低舞向春烟

戴群文 张疏影刻

殷商甲骨上，“柳”字已初具形态，上半部分是“木”，点明草木本性；下半部分是“卯”，像两片舒展的嫩叶。“卯”在《说文解字》释为“冒”，就像春意萌动、破土而出的姿态。
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”柳在江南的水畔已生长了数千年，成为这片土地的文化印记。

初春时节，柳树冒出嫩黄的小芽，很快连成一片清新的翠绿。就像诗人高鼎所述：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”柳，总是率先拉开春的序幕。

江南许多地方，清明时节有食杨柳饼的习俗：新采的柳芽与嫩叶揉入面中，吃出新鲜和春的气息。

河岸、桥头、巷尾、院落……柳的身影处处可见，不新奇、不斗艳，却以随处可活的从容，成为江南最平易近人的底色。

柳枝向着流水、向着人间、向着大地低垂。丰子恺说：

杨柳的主要美点，是其下垂。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。它长得很快，而且很高，但是越长得高，越垂得低。千万条陌头细柳，条条不忘根本，常常俯首顾着下面，时时借了春风之力而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。

这垂落，是不忘根本，带着江南人的谦逊与温柔。

漫步嘉兴杨柳湾，两岸垂丝如帘，随风轻摇，老人们坐在柳荫里闲话，孩童奔跑在绿毯间，寻常市井因此添了几分诗意。

柳的生命力，藏在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俗谚里。一截断枝，一方水土，便能重生新绿，就像江南的风骨，表面温婉，内里顽强。

柳者，留也。自汉代灞桥折柳的典故起，柳便与离别、思念紧紧相系。江南水网密织，渡口桥头，多少送行场景在此上演。

与嘉兴渊源颇深的中唐诗人刘禹锡，曾在《柳枝词》中低吟，“清江一曲柳千条，二十年前旧板桥”，清代嘉兴词人朱彝尊也写过，“柔条曾记春前种”“依依别绪长亭共”。长亭折柳，目送归舟，无限牵挂尽在风中飘摇的柳丝间。

折柳相赠，是挽留，更是祝福，愿远行之人如柳枝一般，落地生根，随遇而安。

宋元以后，柳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更加丰富了。它是边塞诗中一缕淡淡的乡愁，也是游子心中的家乡。

江南人远行，每当看见柳树发芽变绿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丰子恺有一幅画叫《燕归人未归》，画的是女子凭栏望柳，燕子都回巢了，她等的人却还没回来。

丰子恺和柳树缘分很深，他搬到嘉兴杨柳湾以后，常把柳画进画里。《儿童不知春 问草问故绿》《翠拂行人首》《长条乱拂春波动》……他笔下的柳总是与人间烟火相伴：杨柳随风轻拂，农夫们伏身田间；“杨柳挂长条”，孩童读书写字，“功课温得好”。柳，就这样走入江南人的日常。

柳的姿态，蕴含着江南独有的生命美学：垂下，是谦逊不忘本；飘摆，是柔韧有风骨；牵连，是情深意更长。

江南的柳，自有一种温润悠远的气度。它是刘禹锡诗中的离思，是朱彝尊词里的缱绻，是丰子恺画作里的温情，更是江南人“外柔内刚”的生动写照。

立春已过，嘉兴的杨柳梢头，又有点点新绿悄然萌动。这绿意映入流水，将江南晕染得愈发朦胧、温情。

这棵从甲骨文时代历经千载的树，依然用低垂而坚韧的姿态，守望江南的晨昏与变迁。江南的柳，柔而不弱，谦而有骨。正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用温和的心对待他人，以坚韧的姿态面对生活。这一抹流淌在江南的绿，年复一年，在春风中生生不息。

燕

堂前一归 便是江南

王佳欢文 许诺刻

“燕”在甲骨文中，是一只展翅高飞、尾羽分叉的鸟。

《说文解字》释义更传神，“玄鸟也。籀口，布鼓，枝尾”，寥寥数语，勾勒出尖喙、展翅、剪尾的姿态。

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吟唱，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”，这玄鸟，后世一说法，原型就是燕子。将一个王朝的肇始归于这只神鸟，可见，燕的生命、希望与吉祥的图腾意义。

这只玄鸟飞过数千年，掠过江南的粉墙黛瓦，褪去神性的光环，化作寻常百姓家亲切的“堂前燕”。

燕不是留鸟，却每年如期而至，燕归来，是江南春天真正到来的信使。

清代嘉兴诗人朱彝尊捕捉了这一瞬间，“桃花落后蚕齐浴，竹笋抽时燕便来”，燕归、桃花、浴蚕、春笋，仿佛是挥动春天交响乐的指挥棒。

这只春燕，嵌入江南农耕文化的时序里，不似节气那般无形，也不似花开那般静默。它是灵动的、有声的，一声呢喃，便将春的消息直接送入人的耳中、心底。

燕并非山野之鸟，而是将家筑在屋檐下，与人同居。这种人燕共处的模式，构成江南生活图景中温情的一幕。

每年春天，老人会叮嘱孩子，切勿惊扰衔泥的燕子，更不能捣毁梁上的燕巢。这份小心翼翼的守护，源于朴素的共情：燕子选择我家，是对我家生活和乐的认可，被视为吉兆。在嘉兴，至今流传着“燕子在谁家做窝，谁家就有福气”的说法。

燕子在堂前梁上，下方是慈母、孩童，岁月静好，丰子恺一生画了许多燕子的画。《旧时王谢堂前燕》《燕归人未归》等，好友朱自清甚至提议送他“丰柳燕”的雅号。燕巢下的生活，充满烟火气，燕子的呢喃，是他画中最温暖的背景音。

燕子恋旧巢、认旧主，这份忠诚与眷恋，契合老百姓对家的归宿。“梁上有双燕，翩翩雄与雌”，它们成双入对，共同衔泥筑巢、哺育雏鸟，成为爱情忠贞、家庭美满的象征。

“宝钏裁书凭燕翼”，在嘉兴北宋词人吕渭老《西江月慢·春风淡淡》中，燕子不仅是家庭的守护者，更化身为传递恋人情意的使者，承载着超越时空的款款深情。

燕子迁徙的习性，让它成为文人笔下时间流转与空间变幻的象征。秋风起，燕南飞，是离愁；春风至，燕归来，是乡愁。

唐代诗人刘禹锡，在历经宦海沉浮后重返故都，写下千古名句：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诗句背后，固然有朝代更迭、物是人非的沧桑，但换个角度，何尝不是一种生命力的延续？

王谢堂前宋门不再，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，从见证豪门盛衰，到融入更广阔、更坚韧的市井烟火。

这份对家的求索，在李叔同那里，化作歌曲《归燕》，“疏林寂寂双燕飞，低徊软语语呢喃”。燕是生灵中对家最执着的，它恋旧巢，岁岁必归。李叔同一生都在“离家”与“回家”的历程中求索，“不如归去归故乡”，何尝不是大师释然后，舍弃世俗的家，归于精神家园？

如果说李叔同这只归雁回到了精神家园，那么武侠小说金庸这只归雁，则是最真切的还乡。他虽身居香江，却心系故园，“如果你到过江南，会想到那些燕子，那些杨柳与杏花”，燕子寄托着他的乡愁。

晚年，金庸六次回到故乡嘉兴。或许每次看到熟悉的粉墙黛瓦，他都在寻觅记忆中的“那些燕子”——曾在少年的书窗前掠过，又在浩瀚的江湖里翻飞，最终，引领着漂泊半生的游子，一次次回到出发的地方。

从神话中的玄鸟，到春天的信使；从屋檐下的家人，到诗词中的乡愁。燕飞过嘉兴乃至江南天空。它用年复一年的迁徙与回归，诠释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文化归心。

如今，南湖的烟雨里，乌镇的廊檐下，燕子依然翩飞。它们是一首无言的诗，提醒着我们，无论世界如何变迁，对家的眷恋、对春的期盼、对安宁生活的向往，是根植于血脉深处的永恒情感。

江南，不只是一片可供游人观赏的风景，更是一个无论走多远、经历多少风雨，都值得年年岁岁归来的家园。

雨

相逢一场 江南的烟雨

吴梦诗文 张利军刻

“雨”在甲骨文中，描摹的是雨点从天而降的模样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，“水从云下也。一象天，门象云，水霤其间也”，简单的字形里，藏着古人对自然最朴素的观察和认知。

“日暮莫回头，脉脉江南雨”。没有雨，便构不成水做的江南。

江南的雨，落在不同时节，也带着不同的“脾性”。

春雨是温柔的，落在南湖烟雨楼前，如丝如弦，把湖面笼成未干的水墨，远处的壕股塔若隐若现，仿佛悬在半空。夏雨带着几分快意，方才还晴空万里，转眼乌云压顶，轰隆隆一个霹雳，雨点洒将下来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秋雨绵绵惹人愁，西塘的廊棚下，雨水顺着廊檐流下，一声声、一滴滴，敲在青石板上，也敲在人的心头。冬雨冷得清冽，梅花洲的梅花开了，雨水裹着梅香，清冷孤傲。

雨生百谷，是自然的恩赐。人们爱雨、盼雨、祈雨，不是坐享其成、不劳而获，而是渴望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。

二十四节气中，关于雨的节气主要有雨水和谷雨。

先说说雨水。“雨水润嘉禾，习俗迎春来”，雨水当日，若逢一场雨，“润如酥”“贵如油”，古人的那份偏爱，藏在诗句里，也藏在人们对春的期盼中。

雨水当天，嘉兴民间有“接寿”的习俗。出嫁的女儿带着礼物回娘家，为父母“接寿”，祝愿父母健康长寿。雨水时节也是品尝春菜的好时候，鲜嫩的野菜，从田间、溪边冒出头来，带着泥土的气息与春日的清香，不仅口感鲜美，更是养生的佳品。

如果说，雨水是春的序章，那么谷雨便是春的终章，是赏花的佳期，更是春耕春种关键的时节。

俗话说，“谷雨前后，种瓜点豆”，谷雨的雨，温润而及时，不仅滋养刚入土的种子，也为新插的秧苗注入蓬勃的生机。田间地头，处处可见耕耘播种的身影。农民播下种子，也种下对秋日丰收的期盼。

嘉兴一带，谷雨也有独特的生活仪式——喝谷雨茶。这茶，便是雨前茶，又叫“二春茶”，是谷雨时节采制的春茶，既承春意，又逢雨露，清香绵长，是一年中最有灵气的茶味之一。

嘉兴的雨，落在运河里，成了水；落在稻田里，成了米；落在桑叶上，成了丝；落在稿纸上，成了诗，多少诗句就是在这样淅淅沥沥的雨夜里，从诗人的笔尖流淌出来。

“秋水寻常没钓矶，秋林随意敞柴扉”，朱彝尊写雨却不见雨，落得平实、落得温厚。而到了徐志摩笔下，那雨便换了性情：

这秋雨的私语，三秋的情思情事，情诗情节，也掉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，一满半转，跟着秋流去。

同样是秋雨，在朱彝尊那里是生活，在徐志摩这里，便成了心事。

金庸笔下的雨，落在哪里都有可能。但嘉兴人总觉得，那雨就是落在故乡——因为江南的雨，走到哪里都带着同样的气息、同样的脾气、同样的温润。不必刻意寻，那乡愁，就落到画里、诗里、茶里、酒里、心里……

雨中乐事颇多。空山听雨、竹斋眠雨、对床夜雨、疏雨梧桐……谁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几场难忘的雨？

雨，编织了江南“润物无声”的文化气质与生命哲学。

雨声，是江南最本质的白噪音，裹着檐声，听得久了，人就像被泡在茶里，慢慢舒展开来。

运河上的船家听惯了雨——雨篷响时，便知该收网靠岸；田间的老农摸透了雨的脾性——一场雨落，秧苗又蹿高一截；雨天，茶馆也多了几分从容意境——雨天客来，不紧不慢，听檐水滴答，一壶茶能坐到雨歇，炉上的水一直开着。

雨是人们的知己，承载着闲愁与通透，是寻常日子里，一份不慌不忙的盼头与心安。

你的家乡下雨了吗？

月

月华如水 照江南

陈苏文 唐吟芳刻

月，《说文解字》释为“阙也，大阴之精”，月，本义是月球，阙者，缺也，月满则亏，盈虚有常，所以，古人便以弦月来代表月亮。

《范子计然》说，“月者，尺也，尺者，纪度而成数也”，先民因月之盈亏而创造计时之“月”。日月为昼夜标识，也是阴阳相应，月也常喻女性。

月悬于天空，是亘古不变的太阴，也是人间离合的见证。

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月是游子心头的故乡，也是“千里共婵娟”的温情纽带。

嘉兴的月，从马家浜先民刀耕火种的那片稻田上兴起，已7000年了。它顺着千年运河，流进月河的灯影。这条“弯曲抱城如月”的河里，至今泊着江南的月色。

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，这首《生查子·元夕》一说是海宁籍女词人朱淑真所作，元夕夜，月与灯依旧，却不见去年人，熟悉的灯火、不变的月光，照着归路，也照着不归的人。

不归的人，就有一代词宗朱彝尊。清康熙十三年(1674)，岁末将至，朱彝尊客居北京，想起鸳鸯湖畔的放鹤洲、夜半之时的真如塔火。游子如孤寂的弦月，期盼着，有一天能归家团圆。

他将家乡的风物，化作白首《鸳鸯湖棹歌》。这部有韵的地方志，将浓浓的乡愁刻在一个个故事、一处处风景、一味味美食中，也刻进故乡的月色。“曾记小时明月夜”“棹入南湖秋月斜”，那月色照着诗人的童年，映着诗人的家园：

西堤里接非溪流，一甃瓶山古木秋。惯是争枝乌未宿，夜深啼上月波楼。

朱彝尊在诗中自注：“月波，秀州酒名，载张能臣《天下名酒记》，楼系令狐挺所建，宋人集题咏诗词甚多。”

月波楼上的月色，曾伴着月波酒，流入无数诗人笔底。

那一杯月波里，盛着千年月华。登楼望月，把酒临风，见月与水波相接，揽两者于月波楼。宋代知州毛滂在《月波楼记》说，登高远眺，“顾使能明目洗心，有如月与波者乎？”这“月波”两字，带着月的清冷，照见文人的孤独，折射他们“明目洗心”的高洁追求，让心境如月光澄澈、似水波清明。嘉兴人热爱这份澄澈、清朗。不止月波酒，嘉兴的清若空、清澈若空，或许也盛着这江南月色。

“心随朗月高”。月是审美的，构建文人高洁的至美意境，也是哲学的，映照文人澄明的精神追求。

嘉兴籍大画家、元四家之一的吴镇在《嘉禾八景图》中，特意绘“月波秋霁”，月波楼下，金鱼池畔，波光摇月色，或许正含着乡愁和澄明内心的双重意味。他谨守“宋亡不臣元”祖训，隐居不仕。“东山月生光，照我庭中竹”，他画墨竹，以月与竹自喻，寄托高洁坚守；他画渔父图，向往“棹月穿云任性情”自在的渔隐生活。“举头明月磨青铜”，月里有他历经风雨，内心澄明的向往；“抛却渔竿踏月眠”，也有物我两忘，天人合一的极致追求。

清同治时，嘉兴知府许瑶光也作南湖八景，瓶山积雪、非溪明月就在这一带。他在《非溪明月》中说“万古清光胜迹留，月波楼在非溪头”，皓月当空、水映月影。

江南的月，美妙的就是这水中的倒影，灵动而怅惘，天上月是永恒的，水中月短暂易逝。非溪水早已湮没在车马喧嚣的岁月中，但月华依旧，照着古人，也照着今人。

月是温柔的抚慰者，也是冷静的观察者，连接着人间烟火与宇宙苍生。

千年前的一个春夜，这月光，曾跃上子城的飞檐，将惊艳了张先的瞬间，定格成永恒的江南风雅。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，王国维说一“弄”字而境界全出。那境界里，有文人对瞬间美好的捕捉，对流光易逝的伤感，对美好事物稍纵即逝的怜惜。

后人为了纪念张先，取词意，造花月亭，两个甲子后，大诗人陆游入蜀前来到嘉兴，“坐花月亭，有小碑，乃张先子野‘云破月来花弄影’乐章，云得句于此亭也”，又500年后，朱彝尊再咏，“亭前花月至今多”，那易逝的瞬间同这月光般写入永恒，成为千古绝唱。

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江南的月色，照过南湖烟雨、子城飞檐、月河拱桥，映照离合，洞观古今，让最喧嚣的市井沉淀为诗，让最个人的愁思通向永恒。

潮落潮生，几换人间世。它始终是江南人心头永不干涸的故乡，照亮所有远行的孤舟和他乡的游子；它在江南的诗情画境里，月升月落，阴晴圆缺，让人超越瞬间的悲欢荣辱，追寻永恒的高洁。



人文嘉禾

社科知嘉

主办单位

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